

[乡村纪事]

## 东溪与西溪

■ 邓光华

我家乡南九村的东西两侧，各有一条清澈的小溪，分别称为东溪和西溪。小溪自南部丘陵逶迤而来，从村子两侧蜿蜒而过，沿村子北部汇集而去。村子坐落在两溪交汇的原野，三面环水，似乎半岛。

家乡的小溪虽小，但一路绕山越野，倒也景致各异，气象万千。

小溪有些地方水面宽阔，与江河无异，如西溪那水深丈余的曲湾潭，浩渺渺渺，可赛龙舟。溪中不乏峡谷急流，一些地方两岸的峭壁之距，虽狭窄可跃，但脚下急流飞泻，激浪翻滚，仿佛在赶时间奔往大海，汇入沧海。很多时候则平缓如带，曲折绵延，如同一段段斑斓的彩练，飘落于绿野之间。小溪更多的是涓涓细流，昼夜不息地潺潺流淌，不时有溪边飘落的花瓣逐流而过，悠悠似舟船游唱。

溪流似乎有所规律，每段细流不远，便是一湾清池，碧波荡漾，似在等待、拥抱和挽留不忍离去的细流，缠缠绵绵，依依不舍。

那庭院般大小的清池，水可没膝。凭高眺望，像一面面明镜顺川而置，堤岸景色尽映其中。也许是经过一路潭池的沉淀与净化，小溪清澈见底，水中形状各异的鹅卵石洁净而光华，纹理色斑清晰可鉴；溪中鱼翔浅底，鳞光闪闪，悠然自得；溪边水草丰美，偶见水鸟扑腾水面，激起圈圈涟漪；两岸草木葱茏，鸟语花香。那一丛繁茂披蓬的溪箩藤，在清风拂拭之下，婀娜多姿，风情万种，平添几分诗情画意。人行走在溪边，在明净而神奇的倒影之中，宛如人从花上走，水在画中流，妙不可言，韵味无穷。过往行人，无不望溪止步，戏水玩乐，流连忘返。

月夜看溪，更有韵味。溪边和风习习，从林如涛，散发着阵阵芳香的鲜花，似乎在纤细的枝头间微微颤动。在皎洁的月色之下，溪中波光粼粼，月影浮动，清澈的溪水在光滑的石板上汨汨流过。细听流水之声，或似拨琴，清脆而悠扬；或如击鼓，低沉而雄浑，好似一首永不休止而旋律优美的乐曲，娓娓赞美如诗似画的水乡景色，殷殷歌颂勤劳淳朴的南九村民，让人遐想，令人陶醉。这般美景，这种雅致，与王维笔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山林景色相比，也毫不逊色。

家乡的小溪，给人们带来了无穷的乐趣。村里男女老少，都与小溪结下不解之缘。下地归来，到溪边洗濯手脚，掬水抹脸，干净轻松，消除疲惫。天气炎热，捧起洁净的溪水喝上几口，沁人心脾，顿生凉意。在溪中洗澡，酣畅淋漓，是美与爽的享受。西溪有天然的跳水台，让青年一展风采；急流之处，让人们享受冲浪按摩的快感；溪边葳蕤的榕树，如同天然的巨型遮阳伞，让人们在树荫底下的碧水中尽享凉爽，不亦乐乎。

儿时的我，最喜欢在溪中玩“水下偷营”的游戏，在欢畅的玩乐之中，游泳技艺、身体素质、敏捷动作和智慧胆识，都得到锻炼和提高。1976年，我能够轻松自如地横渡清流至东郊的茫茫海峡，就得益于少年时代在家乡小溪的不懈锻炼。

溪边垂钓，又另有一番情趣。鱼儿吞食拖钩的感觉，令人勃然心动，久久回味。若有幸钓上虽扎手难抓但味道鲜美的尖锥鱼，更是令人兴奋，乐不可支。

家乡的小溪，具有母亲般的品格与情怀，默默奉献，不求回报，被家乡人亲切地称为“母亲溪”。

那潺潺流淌的溪水，犹如母亲源源不断的乳汁，哺育生灵，惠泽一方。家乡人的日常生活，与小溪息息相关。洗涤衣物、家庭种养、浇灌庄稼等，都离不开溪水。尤其在干旱之时，小溪水源不断，助人畜度过难关。相传故乡历史上曾几次遭遇严重干旱，江河断流，水井干涸，人畜饮水陷入困境。方圆数里之内，只有弯曲潭池依然碧水盈盈，供人们任意取用。

多年来，有一个珍贵而激动人心的历史镜头，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那是1973年5月某日夜幕初降之时，有史以来与电灯无缘，一直靠蜡烛和油灯照明的家乡，突然间，家家户户同时魔术般地亮起电灯，昔日夜里黑黝黝的村中小巷，也电灯明亮。全村男女老少兴高采烈，欢声如潮。从此，家乡人用上了电灯照明和机械脱水。那是家乡人在东、西溪截蓄水，建造水电力发电站和碾米站，让水力资源造福桑梓。

家乡的小溪，还承载着许许多多的革命故事。上世纪40年代，经常在我们家乡一带活动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先后遭受敌人九次袭击，但一直队伍不散，红旗不倒。除了广大村民的冒死掩护，家乡小溪也功不可没。是溪边那茂密的丛林和水草，有利于队伍隐蔽；是溪中一些可潜水游往对岸的深水池，有利于队伍疏散，使地下共产党人如鱼得水，对付敌人也就游刃有余。虽然日本鬼子和国民党人，曾为此次烧毁溪边的丛林，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最后，只能无奈地望溪兴叹。

啊！家乡的小溪，令人骄傲，令人神往。多少年来，我常在梦中回到家乡小溪尽情游玩，领略那迷人的美景雅韵，回顾那动人的历史传说。无论我客居何方，家乡的小溪，将永远在我心中潺潺流淌……

[热土海南]

## 龙江流日夜

■ 马瑞

自古而今，大凡许多地名的称谓皆因形状近似某物而名之。如五峰如指，称之为“五指山”，河道弯曲，谓之“九曲江”。

关于龙江老家的说法有多种版本，有说此地为藏龙之地，有称此地有两个龙潭，各种说法，不一而尽。但我想，家乡龙江所处位置位于万泉河中游东岸，以纳众流著称的万泉河翻山越岭，滚滚东去，奔流大海，所经之地，形随水赋，势就地成。西岸石多且壁立，称为“石壁”，东岸状似一条龙，故名“龙江”。

不管如何说，我实实在在感到家乡龙江是一个“自然景物秀丽，经济作物丰盛，人文底蕴深厚，发展潜力无穷”的绿色宝地。在这里，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是那般和谐地生活着……

## 山水龙江

这里山青水秀，风光旖旎，自然一品。不少村庄都以山水园林、坡岭石田、沟门溪仔、滨滩坎下命名。不说别的，光听那村名，就让你倍感诗情画意。如带山的村庄有大山蓝山，山口山蓢；含水的村名有船湾、潭塘、水源坡、六口水等；以坡为名的有长美坡、名望坡、加仑坡、多宝坡；以岭称名的有石头岭、百花岭、六角岭、黄桑岭等，从这些村名的称谓，足以窥见家乡山光水色之一斑。家乡龙江连黎苗聚居的会山乡，东接嘉积镇椰子寨村，从地图上看，有如万泉河边上一条静卧着的一条睡龙。难怪有起龙岭、龙山坡、龙山园、龙角塘、龙坡、龙沟、石龙等一连串带有龙字号的村名。有龙头之

称的“蓝山村”村前，飘逸东去的是清清的万泉河；村后，背依着的是翠色葱茏的白石岭。村里，有一个冠名极为特别的村中村，叫“沐浴村”，该村还分为“沐上、沐下、沐内”等三个村小组。在那里，几户、十几户、数十户人家聚落在一起，各类屋宇房舍散落河边，隐伏从林中，掩映山水间，那景色、那景观，不管从哪个角度看，远近高低，都是一幅淡淡的水墨画。这，就是龙江乡村各地风光的一幅缩影图。

## 人文龙江

龙江，是个人杰地灵，人文底蕴浓厚的地方。这里传承着民居古风，传颂着革命先烈事迹，传播着科学发展思想，传扬着知书识礼的风尚和尊师重教的风习。

家乡龙江，聚落的地方都称为“村”。村中常见的建筑有学校、民居、祠堂、庙宇、村门。龙江博文大村，至今还保留着一棵约三百年，须由六位大汉连手环抱都过不了的一棵大榕树，人们都称之为“镇村树”。在龙江，不少村庄都有此特点：村口拥有一棵乃至数棵大树，树旁有古老的土地庙，但又建有较为现代化的村门。家乡人民驻地建房讲究前低后高，梯式递进，房子依照地势从下至上连成一体，挨成一片，门对门相对，户户相连，既富有节奏感，又暗藏生机，恰到好处地把人脉、地脉、龙脉吻合一起。不少人家的老屋，至今还保留有明清时代的八仙桌、太师椅和龙凤呈祥的百子床等，可见传统民居的韵味甚为浓郁。

家乡龙江，是生长英雄的土地，是红色

娘子军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在这里，留有无数革命先烈闪光的足迹和感人的事迹。那浩然正气，化雨春风养天地人心田。对于那些德厚为民者，家乡人民懂得树碑建祠以表敬意。至今，在龙江镇东北角的炮楼岭上，还高高屹立着一座石碑，那是为纪念龙江解放的一座丰碑。碑的正面题有“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等八个大字。人民政府于1958年在此建立了这座丰碑，历经半个世纪尚未开垦的处女地不正是当今人们梦寐以求的圣地与福地吗？城里人惯了那种熙熙攘攘的都市生活，蜗居于钢筋水泥的森林中，大脑神经日益压迫紧张；开发建设的热浪更是使人们不胜烦心而浮躁，许多时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那种心境在他们的心中越来越强，那种意境越来越神往。因而，更加热切盼望那种“世外桃源”式生活成了他们的愿望。近日，海南紧锣密鼓推进国际旅游岛建设，海南琼海鳌机场定址琼海中原已尘埃落定。不消多久，各种肤色的人们将涌来琼海观光度假休闲，保住家乡这块绿色宝地，高举“无烟业”这面旗帜，走龙江独有的发展之路，说不准正是龙江发展的一种机缘。

在家乡，冯国卿、王克礼、王玉甫、莫炳南……等这些如雷贯耳的英烈名字永将彪炳史册，与日月争辉，共天荒地老。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里的山水真养人，无论何时，到了龙江家乡走走看看，田野村间，农舍店铺，所看到的女人们都是勤劳而朴实，贤惠而坚强。人来人往中，每个人都很注重自身的形象，衣服穿得旧些但很干净，讲话甜溜溜的，不时散发着一种淡淡的朴素美。凡所接触的男人都是一般正直、朴实、憨厚，给人的感觉总是温良恭俭让的，散发出的个性是“自谦、有识、礼让、知足”。这里民俗淳朴，处处都传承这么一种传统，得饶人处且饶人，遇人落难必相帮，尊老爱幼助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并长期养成一种风习且发扬光大。

## 远景龙江

家乡龙江，是生长英雄的土地，是红色

地，居于山区半山区，深受各种因素制约，家乡龙江整体发展还相对滞后，像嘉积附近那种开发建设热潮不曾出现，商品经济滚滚大潮受冲刷但仍未大面积涌现，人们大多还保留着那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但我又常常想，留住这种原味原汁的原始生态美，又何尝不是好事呢！家乡这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不正是当今人们梦寐以求的圣地与福地吗？城里人惯了那种熙熙攘攘的都市生活，蜗居于钢筋水泥的森林中，大脑神经日益压迫紧张；开发建设的热浪更是使人们不胜烦心而浮躁，许多时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那种

心境在他们的心中越来越强，那种意境越来越神往。因而，更加热切盼望那种“世外桃源”式生活成了他们的愿望。近日，海南紧锣密鼓推进国际旅游岛建设，海南琼海鳌机场定址琼海中原已尘埃落定。不消多久，各种肤色的人们将涌来琼海观光度假休闲，保住家乡这块绿色宝地，高举“无烟业”这面旗帜，走龙江独有的发展之路，说不准正是龙江发展的一种机缘。

在家乡，冯国卿、王克礼、王玉甫、莫炳南……等这些如雷贯耳的英烈名字永将彪炳史册，与日月争辉，共天荒地老。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里的山水真养人，无论何时，到了龙江家乡走走看看，田野村间，农舍店铺，所看到的女人们都是勤劳而朴实，贤惠而坚强。人来人往中，每个人都很注重自身的形象，衣服穿得旧些但很干净，讲话甜溜溜的，不时散发着一种淡淡的朴素美。凡所接触的男人都是一般正直、朴实、憨厚，给人的感觉总是温良恭俭让的，散发出的个性是“自谦、有识、礼让、知足”。这里民俗淳朴，处处都传承这么一种传统，得饶人处且饶人，遇人落难必相帮，尊老爱幼助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并长期养成一种风习且发扬光大。

## 远景龙江

家乡龙江，是生长英雄的土地，是红色

[海天片羽]

## 没有言传的母亲

■ 邢贞乐

我的母亲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妇女。从我记事的那天起，母亲总是穿着一身黑色的宽头裤，蓝灰色的开襟衣，布带扣扣，没有领口，朴素得土里土气。母亲的穿着是农村的，一身泥土打扮；母亲的形象也是农村的，一副厚实的面孔。微凸的额头，黑大的眼睛，粗浅的鼻子，黝黑的脸庞，一头黑发往后脑，盘着圆圆实实的大发髻，发夹里飘散着浓郁的谷穗芳香，鼻孔里散发出芳香的泥土气息。

母亲不善言辞，寡言少语。別人家的母亲如何教育子女，我不甚清楚。可母亲除了一些平常的时候和叮咛，我真的记不得她教过我一星半点的人生道理，也从未听过母亲望子成龙的逆耳忠言。我倒是记得在摇篮里，母亲给我唱的几首儿歌，最深刻的要算这首了：“竹竿打水两边分，崖州水甜通感恩，藤桥三亚人穿裤，感恩北黎人穿裙”。听母亲说，我小时候一进摇篮，就闹着要听“竹竿打水”，母亲也随我所愿低声吟唱起来。每次都是这样，在母亲“竹竿打水”的催眠曲中，我渐渐进入甜美的梦乡。

听村里的老人说，母亲在田里种地瓜的时候，总是把我放在她的脊背上，为了哄我还折来一条小树枝，叫我把她当小牛使唤，尽管往她身上打，一直到她把农活干完。上小学后，每天早晨母亲都要把我抱到学校门口，看着我很不情愿走进课堂，一直到她生了我的大妹。恢复高考后，我离开家乡到外地求学的那一天，母亲把我送到村口，没有叮嘱，没有言语，只有眼睛里流出两行晶莹的泪珠！

我为人之父后，把母亲接到三亚带孩子。因为我和爱人工作较忙，孩子上幼儿园都是母亲接送。当时我们宿舍在河东，市里只有一个幼儿园在河西，新桥尚未建好，也没有交通工具，母亲每天都要抱着孩子来回走四公里的路程，足足要走三个小时，而且每次都要把孩子背到我们住的五楼下。可是，母亲毫无怨言，尽心尽职，孩子也从未落过一节课。

母亲在我家住的时间比较长，我们夫妻之间免不了有脸红吵架的时候，也免不了有打骂孩子的时候，可这个时候母亲最袒护的是她的孙子，而对我们两口子却不偏不倚，也不同谁对谁错，对谁都是一个字：“勿”。我们吵架的时候，母亲相劝总是重复着一个字：“勿”，直到我们之间烟消云散，重归于好。我妻子经常对我说，“勿”就是母亲的口头禅，除了“勿”字，母亲似乎就不会说了，这也许是对我母亲的赞赏吧。

母亲一辈子是个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长期的艰辛疲惫，加上本身又是个寡言之人，早已养成了早睡晚起的习惯。就因为母亲嗜睡，父亲戏称母亲为“猪八戒”，孙子们有时候也学着爷爷叫“猪八戒奶奶”，而母亲总是眯着眼睛一笑以置之。母亲虽然嗜睡，但她的心是醒的，孩子们头痛发烧，每到夜里她总要起来好几次，用手心触摸孩子们的额头，用面庞去贴孩子们的脸，把温暖送到孩子们的身上！

母亲从不存钱，她要是有钱，不是给她农村的两个女儿，就是接济左邻右舍。那一次，母亲因病出院后，我把她带回老家休养，临返三亚之前给她留了一点生活费，正好邻居一位五保户老人来我家看她，母亲将我给她的生活费分之一些给那位老人，老人感动得老泪纵横，拉着我的手，弯着九十度的驼背，泣不成声地对我说：“你母亲，好人啊！”这一情景感动了周围所有来看母亲的人，包括和我一起送母亲回去的司机小王。后来听说，那位五保户老人在弥留之际，专门托人到三亚，叫母亲回去看她，临终之前还特别问起我是否也回来。一直到现在，我还悔恨自己，当时没有陪母亲回去看老人最后一眼。

这就是我的母亲，一个没有言传，只有身教的母亲！一个身高不及五尺，脚掌不足四寸，体重不过九十斤的农村妇女，长年披星戴月，日晒雨淋，肩挑背驮，生活是多么的艰辛！然而，母亲却一步一步地走过了来，而且走得非常坦然，非常坚实，非常满足。

[画廊]

## 岳五海作品

大漠驼铃

塞外秋色

千古胡杨

## 直抒胸襟写大漠

——读岳五海的中国画

■ 许忠华

岳五海1951年生于山西，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舞美专业，中国新美术协会会员。1972年从军来到新疆，辗转于天山南北，1993年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凭着对绘画的热爱与执着，多年来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孜孜不倦，不断进取。他以独特的慧眼，选取了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大漠、胡杨、沙驼、红柳的浩渺坚贞之美，和塞外风光之灵韵，并以高超的绘画技艺把这些美景跃然纸上。比如他的《帕米尔风韵》《峡谷雄姿》《大漠踏歌图》等作品多次参加国家有关部门举办的各类展览，见于各种书画作品集，并在日本、以及我国的台湾、山东、江苏、山西等地进行艺术交流。

他的中国画《西域风情》等被国家文化部、国家侨联、徐悲鸿纪念馆收藏。作品《兵站的早晨》入选全国美展，并被军事博物馆收藏。他的作品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生活的深刻感悟。

直抒胸襟写大漠。直接表现自然的灵动真实，这是岳五海的中国画的艺术追求，也是他平和泰然的人生写照。

诗句，仍留千古韵味。月亮还是千年前的月亮，只是舟楫已作渡桥。一切到底是不同了。遥想诗人当年登临古城门，环视南渡江对岸波涛汹涌，绿树葱茏；观赏江水浩浩荡荡，奔腾不息；近望古镇人家炊烟袅袅，斜阳西下；听闻古巷中鸡犬相闻，乡音缭绕。

古城是洁净的所在。清代定安才子莫绍德，号云庵，中得嘉庆丙辰科进士后，因不喜官场，借奔丧守制而不赴任。三年后出游名山，结交名流，擅于书法，龙精石活，其小楷名噪一时，琼台书院、定安博物馆等多处至今仍藏有他的墨宝真迹。

古人历来对功名和文化总存有一种敬仰。明清两代定安“文士接踵、官员济济”的盛况，得益于王弘诲、张岳松的执鞭传承。昔日蜚声琼崖的“定安文庙”和“尚友书院”已杳无踪迹，取代它的足是如今的定安中学。漫步其中，偶有阳光般透亮的书香气息依风袭来，也不失是一种安慰罢了。

走进胡家大院，胡濂故居原是一间漂亮的三进式四合院，轴线明晰，房舍对称，安逸而静谧。“文革”中两进屋宇已悉数尽毁，仅存一处出生故居，屋顶的黑瓦却是成片低凹了去，蒙积着厚厚的尘土。屋前有七零八落的照壁石块和屋檐瓦当，依稀可见牡丹和素净小荷的图案，精雕细刻，凹凸有致，有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

“定安第一进士”的故居如此落寞，残墙破瓦，门阶冷落。偶有一女子袅娜地从身边走过，发出细碎的足音，疑似另类的聊斋女子，曾在此陪伴才子读书，苦守那千年的寂寞。

古城北门的渡口边，等来了赶墟归来的人们。他们穿行过两尺宽的小木桥后，身影模糊消失在对岸那边。北门码头曾经是旧时定安重要物资集散的枢纽。如今只剩下千帆过尽的苍凉与孤寂。“墟罢人争渡，呼舟远浦闻”，清代定安才子张仲璘的

[岁月山河]

## 远古近城

——小记定安